目录

[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1）淨土三經的高下 1](#_Toc73970154)

[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2）禪、唯識、淨土 2](#_Toc73970155)

[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3）觀想和唸佛 3](#_Toc73970156)

[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4）大道廢有仁義 4](#_Toc73970157)

[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5）佛國世界 5](#_Toc73970158)

[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6）知妄想爲空 6](#_Toc73970159)

[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7）阿彌陀佛在哪裏 7](#_Toc73970160)

[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8）淨業到底是什麼 8](#_Toc73970161)

[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9）觀想西方極樂世界 9](#_Toc73970162)

[觀無量壽經大意（10）佛法的中心 10](#_Toc73970163)

# 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1）淨土三經的高下

一提到聲震東方佛土的淨土宗，我們馬上就會想到名揚幾千年來的阿彌陀佛，以及佛教徒們愛唸的《阿彌陀經》。至於淨土三經的其餘二經——《無量壽經》、《觀無量壽佛經》的光彩卻似乎被《阿彌陀經》所掩蓋。

同爲釋迦隨緣敷演的經論，也有鐘鼎山林之分!當然，除了一分窅不可測的運數之外，還有一些現實的客觀因素。

《阿彌陀經》所舉示的只一個「執持名號」，再加上「一心不亂」，臨命終時就可乘風歸去，飄向蓮花池畔，徜徉在鳥語花香之間。這種言論，不但動聽而且引人人勝。

至於早在曹魏時期傳人的《無量壽經》，當然也包含了淨土修持的無上法門，和《阿彌陀經》同樣言簡意賅。雖然它修持的重點同樣是「執持名號」，但對於極樂世界的來龍去脈、風土人情還作了一番詳盡的介紹，或許因此，在行持上反不如《阿彌陀經》予人以濃縮深刻的印象吧!

再看劉宋時代傳入的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，整本經的重點在於十六種觀想法門，涵蓋了大小二乘、顯密雙融的修持，堪稱極樂要道。然而行行復行行的十六道門戶，不免使人敬而遠之。

於是，只靠一聲阿彌陀佛便了事的《阿彌陀經》，就好像是一本萬利的如意算盤而大受歡迎了。果然這把算盤比較靈光嗎?且讓我們從淨土宗的興衰概況看起。

唐宋以前大概經濟思想尚未發達，修習淨土的多半肯老老實實地作工夫，《觀無量壽佛經》的十六種修觀的方法，當然也是他們把本修行的柱杖，從神僧傳、神尼傳、高僧傳以及其他史料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們的虛心篤行。

或許是天道好還，或許是自求多福，他們的耕耘終於獲得了成果。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不僅淨土宗，其他各宗各派的修行人，即生證果的也都有相當可觀的數字。

唐宋以後，美麗的禪宗大興，人們好逸惡勞，禪宗裏的口頭禪日漸滋長，淨土裏的口頭佛也逐漸蔓延。到了今天，阿彌陀佛的聲威不僅時歷千餘年，而且廣被海內外。阿彌陀佛四個字好像成了萬靈丹。「只要念句佛號，罪業即可消掉，死後極樂報到。」本着這種觀念，《阿彌陀經》大行其道，阿彌陀佛如果有靈，不知是喜是憂?

《阿彌陀經》真是把如意算盤嗎?可以說是，也可以說不是。

當然，它所標舉的方法非常簡單，只要「念阿彌陀佛」就行了，但是要念到一心不亂，心心念念都掛着阿彌陀佛，唸到茶裏也是它，飯裏也是它，這件事容易嗎?我們不妨試一試，一試之下我們不難發現這顆心的交情之廣，好客之深，心裏雜念一波未平數波又起，要想「萬緣放下，制心一處」「萬年一念，一念萬年」地念着阿彌陀佛怎麼做得到?

看來簡單的《阿彌陀經》，修持起來竟然如此棘手。那就再看看《觀無量壽佛經》吧，要用這顆雜念紛飛的心把虛無縹緲的極樂世界觀想得「如於鏡中，自見面像」，又怎麼做得到呢?

許多人以爲修「淨土」，只要有口無心地吟吟佛號就行，果真如此，《觀無量壽佛經》的「十六觀」這套複雜的修法就不會誕生，華嚴會上普賢菩薩也就不會引領大大小小數不盡的菩薩們迴向淨土，以爲華嚴海會圓滿的謝幕曲。由此可見這座世外桃源頗有一番道理。

# 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2）禪、唯識、淨土

這就牽涉到禪淨雙修以及唯識的問題了。在佛法修持中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課題，將來再作專題討論。目前只針對要點作概要性的介紹，以爲修習淨土的人們作個參考，並有所警覺。

既然我們想從這娑婆世界往生極樂淨土，又想瞻仰阿彌陀佛的丰采，我們就必須知道什麼是淨土，什麼是阿彌陀佛。有了正確的認識，修行起來纔不致演出認賊作父的笑話，也纔不會走錯了路而入於魔道。就好比我們要尋找一位自幼失散的親人，雖然難免記憶模糊，但是至少要有個大概的輪廓，否則茫茫人海中，何處覓得?這一步和禪有密切的關聯，和禪宗裏「唸佛的是誰?」「生從何處來?」「死往何處去?」「主人公何在?」等認識可以說是息息相關。所謂「不見本性，修行無益」，不但是禪門的圭臬，同樣也是淨土的準則。對這一層有所體認後，對修行的要領纔能有所契人。功夫下了，也纔不至像肉包子打狗，有去無回的沒個消息。

其次，同樣重要的，是必須對我們「日用而不知」的心有個進一步的瞭解。穿衣喫飯是這顆心，成佛作祖也是這顆心，它能下地獄，它能昇天堂，它能出凡人聖，它能化腐朽爲神奇。這一步除了禪理外，還必須深通唯識。雖說唯識是後期佛學，但它卻是作工夫的絕妙指標，沒有了它而想證果有成，真可說是難之又難了。因此，以無相爲宗、無門爲門的禪宗也要以《楞伽經》印心，當然淨土宗同樣也少不了唯識的助陣。

爲什麼唯識如此重要?簡單說，佛法是要人成佛，至於人所以能夠修成佛就在於人「心」即是佛「心」，而人所以不同於佛，也就在於「人心」有別於「佛心」。同樣的心，爲什麼會有凡(人)聖(佛)的不同?怎麼樣才能超凡人聖，轉人心爲佛心?

唯識就針對這顆神祕的心作了種種現象、功用、實質、轉化等多方面的精細探討。

唯識把我們凡夫千變萬化的心稱爲「識」，把「識」又分成八大類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末那、阿賴耶等八識。至於如來那顆變而不變的心王則別稱爲般若，爲菩提，爲涅槃，又名「大圓鏡智」。

譬如參禪的有時參到了無何有之鄉，唸佛的有時唸到了一念不生，甚至佛號都提不起，觀想的有時把佛像觀得清清楚楚，乃至於觀到佛即是我，我即是佛，儘管以上這種定境持續上好幾天，甚至於喫飯、睡覺，都仍然處在這種定境中，但必須要知道工夫到了這一步，也還是沒有脫離意識的圈子。

我們如何從這種意識的境界超越到本體的天地，如何再進而發揮它的功用，以至於旋乾轉坤(學禪的與主人翁合而爲一，修淨土的立地證淨)，有趣而耐人尋味的是這關鍵仍在於意識。「轉其名而不轉其實」(參考下節《觀想和唸佛》以及後面對「正受」的註解)，就是六祖對轉識成智這步神功所作的簡單而又明瞭的註解。多少有志於此道的學者對着《六祖壇經》，都只注意到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」這些花邊小語，至於工夫上的座右銘卻往往一掃而過，真使人不禁有「曲高和寡」之嘆了。

如果不通唯識的學理，不在意識上下番踏踏實實的靜定工夫，則不僅大乘門中沒有我們立足之地，就連小乘的成果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

# 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3）觀想和唸佛

非常簡要地介紹過淨土和禪宗、唯識的關聯後，讓我們看看《觀無量壽佛經》的主旨。

淨土三經中的其餘二經都是以「執持名號」爲主，也就是平常人所謂的「唸佛」法門。至於這部《觀無量壽佛經》則以「觀想」佛像、佛土爲入門法則，其實這也是一種「唸佛」法門，但是一般人們對「唸佛」、「觀想」都沒有透徹的瞭解，所以就莫名其妙地認爲《阿彌陀經》的「唸佛」簡而易行，《觀無量壽佛經》的「觀想」繁而難入。

爲什麼「觀想」也就是「唸佛」?下面將就經文裏的觀想法門陸續加以解說。

這部經裏介紹了十六種觀想的方法，所以也有別稱爲《十六觀經》。

提到「觀」字常會被人誤以爲是用眼睛看，其實這裏的觀是指用心眼看，也就是在第六意識中呈現出影像。所以唐代以後在「觀」字下加一個「想」字，就成了「觀想」。

我們舉個最淺近的例子，一個導演在安排一場戲劇之前，或者一個畫家在揮毫一幅作品之前，腦海中已經浮現了一個意象，一種構想，這種情形可以說是一種最初步的觀想境界。

通常我們只要一提到某位最鐘意的電影明星，或者自己最懷唸的親人，腦海中即刻就會盪漾出他們的音容。但是，要我們觀想菩薩們的慈顏，腦海中卻空空如也。

這是什麼道理?一想之下，原來是從未見過菩薩的模樣，難怪觀想不出來了。這種唯物觀點的論調當然也言之成理，不過佛法唯心的觀點卻不以爲然。

佛法的唯心觀不同於西洋哲學的唯心論：西洋唯心的心並未超越心理的意識，而他們所研究的心理範圍，始終還在佛法的第六意識中打轉轉。譬如他們的潛意識、第六感都屬於第六意識中的獨影意識；至於最近「超心理學」的研究，也仍未脫離第六意識的範圍，雖然偶爾碰到一點第八識的外圍的外圍，但他們還只在發現問題的階段。至於發展成一套稍具系統的理論，則尚須長時間的努力。

至於佛法的唯心觀則氣象萬千。譽滿全球的六祖在徹悟之後曾說了幾句話，我們姑且拿來做佛法唯心的簡要說明。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從這個觀點看，佛法唯心的心涵蓋了心理、物理，有如萬化之總源。所以諸佛菩薩乃至諸佛世界原本都在我們心量當中，也都包含在我們自性的功能裏。但是爲什麼我們睜開眼，看到的只是這娑婆世界的種種?閉起眼，又是烏漆一團?諸佛菩薩、清淨國土的芳蹤怎麼絲毫不見呢?很簡單，這就是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的道理(至於能近朱，能近墨，能赤能黑的並無動搖)。我們日常都把自性功能消耗在綿綿密密的塵勞妄想上，這股精力的投資又換回一串串的惡習。由於這些世間業氣(業力習氣)的混擾，諸如財、色、名、利等惡勢力就把菩薩們擋駕到腦後。正所謂「舉世皆從忙裏老，幾人肯向死前休」。只要我們心平氣和，對於自己諄諄善誘，從「少私寡慾」(戒)「寧靜致遠」(定)上着手，這些迷途的羔羊終會良心發現，把菩薩請入中堂，而返璞歸真(慧)。從此我們就可「隨心所欲不逾矩」地來一番逍遙遊了。

說到這裏，我們可歸結出《阿彌陀經》、《觀無量壽佛經》所以要我們唸佛號，或觀佛像，無非是藉此使我們心猿意馬的第六意識(凡夫日常的心境)先做到制心一處，轉成無分別的「妙觀察智」。而後再把第六意識的根根——第七識(我執)轉成「平等性智」。做到了這一步，才能談得到入定。至於人我雙亡，真淨土的呈現則必須把第八識再轉成「大圓鏡智」了(概言之，戒是對前五識和第六意識而言，定則對第七識而言，慧則對第八識而言)。至於如何觀想，如何轉識成智，講解經文時會再加敘述。

# 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4）大道廢有仁義

在進入經文前，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，就是釋迦牟尼當時的時代背景，和孔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有許多雷同之處。從三藏十二部的記述中，我們可以看出不少印度當時「臣弒其君，子弒其父」的事例。對於這個時代問題，釋迦牟尼和孔子不約而同地主張要以教化來對治，所不同的是釋迦牟尼比孔子更重於人心的轉化，而且對這萬惡之源，也是衆善之本的心作了一番更深入更徹底的探討。因此佛家除了有五戒、十善等(相當於儒家的禮和人倫規範的禮儀)勸告，主要精神還是在於心地法門的揭示。爲了了此心事，爲了善用心力，因而不厭其詳地演出天台止觀、密宗觀想、禪宗參禪、淨土唸佛等多門方便。這本經就從一個「子不子」的事端而引申到十六種觀想的解脫法門。

說到這裏，不期然又想起了老子的「大道廢有仁義，慧智出有大僞，六親不和有孝慈，國家昏亂有忠臣」，現在且看正文。

耆闍崛山也就是釋迦拈花微笑的靈山，當時參加此盛會的除了常隨衆一千二百五十人以外，還有三萬兩千位菩薩，文殊師利菩薩爲此會的首座。從釋迦牟尼一向隨機施教的教育態度看來，這部《觀無量壽經》是以大乘爲主。但是許多學佛的都往往把淨土宗看成愚夫愚婦的玩意，真使人啼笑皆非。

據說有位誨人不倦的老師，別具隻眼，多生以前就看上釋迦牟尼，料準他異日必有所成，因此生生追隨釋迦牟尼的左右，專門和他作對，以「餓其體膚，勞其筋骨，苦其心志」。在釋迦牟尼成佛的這一生，這位偉大的老師扮演了他的堂弟調達——提婆達多這個角色。

印度當時有個大國叫王舍，王舍國的一位太子阿闍世和調達私交甚篤。這位太子聽了調達的唆使，把王舍國的國王頻婆娑羅，也就是他自己的父親幽禁在七重密室裏，不準任何臣子前往探視。王后韋提希和國王二人伉儷情深，每次會面時先洗過澡，拿酥蜜和(麥 少)塗在身上，同時把葡萄汁藏在裝飾品裏偷偷帶去給國王。國王喫飽後漱了口，感慨萬千地向着耆闍崛山，對世尊遙致禮敬：「世尊，您那神通第一的徒弟大目犍連是我的親戚，請您讓他發發慈悲，來傳我八關齋戒。」

目犍連即時運展了神足通，一眨眼功夫就到了國王的禁室，傳授八關齋戒，釋迦牟尼同時派遣富樓那爲國王說法，如此經過了三個星期，國王吃了(麥 少)蜜，又聽了難得一聞的佛法，因此氣色和潤，精神舒暢。

過了些時，阿闍世王問看門的侍衛：「父王現在還活着嗎?」侍衛說：「王太后身塗(麥 少)蜜，瓔珞盛漿，供上王食用。目連、富樓那從空而降爲王說法，我們無法阻擋。」

阿闍世一聽大怒：「母親竟與賊王爲伍，當然也是賊黨，沙門更是可惡，幻惑咒術使此惡王多日不死。」於是拔劍而起，想殺害他的母親，此時幸而有月光和耆婆兩位聰明多智的臣子同時對王作禮：「大王，我看婆羅門教的《吠陀經》上記載，從劫初以來許多惡王爲了貪求國位，殺害了自己的父王，這種事例有一萬八千多件。卻從來沒聽說過無道而殺害了自己的母親。大王如今要做這種傷天害理之事，是粗暴賤民的行爲，有損我們貴族名聲，臣等實在不忍預聞，我們只好就此求去了。」兩位大臣說罷，以手按劍行禮而退。阿闍世驚怖惶懼地對耆婆說：「你不顧我了嗎?」耆婆說：「大王，千萬不要殺害您的母親。」阿闍世聽了，即刻懺悔求援，收起寶劍，不再殺害他的母親。對內官下令：「將王太后閉置深宮，不準出來。」

韋提希被關在深宮，滿心憂愁，形神憔悴地向耆闍崛山對佛作禮：「如來世尊，從前每逢我煩憂時，您總是差遣阿難來慰問我，如今我遭此厄難，無法親見您的德容，希望您能派遣目連和阿難來看看我。」祝禱完畢，淚下如雨，遙遙向佛作禮。頭還沒抬起，世尊在耆闍崛山已經知道了韋提希所動的心念，隨時差遣大目犍連和阿難乘空而往。世尊也同時從耆闍崛山消逝，出現於深宮中。

韋提希禮拜完畢抬起頭，看見世尊坐在百寶蓮花中，身放紫金色光，目連侍於左，阿難侍於右；釋梵護世諸天在虛空中普雨天花以爲供養。韋提希一見世尊就取下寶珠等裝飾，五體投地悲泣道：「世尊，我前世造了什麼罪業，生下了這麼個不肖的兒子!世尊，又爲什麼因緣竟和提婆達多牽扯上關係?希望世尊爲我解說消除煩惱的大道，我如今只想求道，再不希罕這閻浮提濁惡世界的一切虛榮。在這世界上，到處充滿了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等不善之類的行爲，但願我未來聽不到惡聲，看不到惡人。我現在向您頂禮，衷心懺悔，希望您能讓我看到清淨佛土。」

世尊從眉間放出金色光輝，普照十方無量世界，而後金光返至佛頂，化爲金臺，廣大如須彌山，十方諸佛淨妙國土都普遍呈現其中。

眉間放光屬報身神通；頭頂放光屬法身神通；脣嘴放光屬化身神通。

從眉間放光還至頭頂，這是工夫境界，也可以說是自性功能；就密意而言，這些神通是生理功能的發揮，只要我們身上的業力轉化，就可變化自如。中國的道家也早有「人身爲一小宇宙」的看法。

# 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5）佛國世界

現在讓我們瀏覽一下由釋迦牟尼心力的感召，在他身上所呈現出各方善行所造成的佛國世界。

有些佛國一眼望去全是琉璃珠寶，有些佛國是漫無邊際的蓮花，有些佛國清華絕倫有如自在天官，有些佛國就像面光滑的鏡子，十方清淨國土都在其中呈現，如此無數無盡的莊嚴佛國都清晰的顯現。

韋提希一一觀覽之後對佛說：「世尊，這些佛國雖然處處都清淨光明，我卻最鐘意於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，希望世尊能教我如何思維修持，如何得到正受，以便往生淨土。」

「思惟」在禪宗而言就是「參」，參究無明煩惱、妄想雜念自何方來?往何處去?除去這些綿綿密密的雜思亂想，我到底是個什麼東西?「動念」和「無念」之間那恆常不變的「佛性」「真心」在哪裏?在我們身上?還是在我們心裏?如何悟入?如何保持?這一點在前面《禪、唯識、淨土》一節裏也曾約略提到，至於詳情以後將另作專題討論。

總之，般若智慧即由思惟修持而來。

「思惟」在淨土宗而言就是「唸佛」。表面看來，唸佛和禪宗的思惟似乎是兩回事，因此數不清的淨土行者都以爲一心一意的念着佛，把佛念來了，往生淨土就算了事。殊不知把佛唸到了眼前，佛還是佛，我還是我。殊不知往生極樂固是「往生」，往生娑婆不一樣是「往生」?殊不知往生琉璃宮殿後還有一段大事因緣。這一段和禪宗乃至其他各宗的最終極旨可說毫無二致，究竟是什麼?講到第十四觀「上品上生」時，經文中會有明白的揭示。

和「思惟」(慧)同樣重要的是「正受」(定)。梵文譯音爲三昧，也就是禪定的意思。《觀經玄義》日：「言正受者，想心都息，緣慮並亡，三昧相應，名爲正受。」一般人依文解意，提到人定，就想到不喫不喝，一閉眼再一睜眼就已物換星移，春去多時了。再加上佛法中常有「去妄想」、「四大皆空」等說法，於是許多學佛打坐的上了座就有意無意地想求一個「空」，在心境上又加(求空)又減(息念)地亂忙一通，忙了半天結果是「修道者如牛毛，成道者如麟角」。讓我們看看《大乘義章》對禪定(正受)如何解釋的：「離於邪亂故說爲正，納法稱受。」這可以說是對禪定的一個很好的說明。所謂「離於邪亂」，說通俗點，就是清明、純淨；「納法」的「法」則包括了世間、出世間的一切理、一切事。由此我們可知「禪定」(正受)，不一定是「耽空住寂」，也不一定是空空洞洞的什麼都不知道。只要「離於邪亂」，「物來則應，過去不留」，則不論上座用功，或日常處事，都算是處在定中。

關於這點，我們還可以參考唯識上特別提出的「五遍行」——作意、觸、受、想、思。這五種心的作用在任何時間、任何地點都永遠存在。或許有人會說瞎子對光線沒有感「受」，但是他眼前黑洞洞的就是「受」；至於神經麻痹的人，他那麻痹的部分也多少有點麻木的「受」。入了定則有所謂百千三昧，也就是有成千成百各種不同的定境(正受)。除了「受」，其他四種心的作用都存在各種凡聖的境界。但是一般學佛的通常都以爲作意、觸、受、想、思這五種心的作用只是凡夫的妄想境界，殊不知成了佛的般若境界仍不離這「作意、觸、受、想、思」。至於從凡夫修煉成佛陀的憑藉也不外就是「作意、觸、受、想、思」這五遍行。那麼歷盡千辛萬苦成了佛，和芸芸衆生之間有什麼不同?日常修行用功，和任意浮沉又有什麼不同?這是修行用功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問題。認清楚了，「鬱鬱黃花無非般若，青青翠竹悉是法身」，行、住、坐、臥都是修行；認不清的話，雖然唸佛、打坐，也只是妄想。

# 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6）知妄想爲空

我的禪宗心法老師袁先生曾說了一句名言：「知妄想爲空，妄想即是般若。執般若爲有，般若即是妄想。」換言之，如果能作得了身、心的主；遇到事情該提起時就提得起(用)，該放下時就放得下(空)，這就是境界般若(物來則應，過去不留)。否則，像我們平常，頭痛不能叫它不痛，腰痠了不能叫它不酸。不但作不了身子的主，連自己的心念都管不住。經常胡思亂想，甚至不知到底想些什麼，知道了亂想的無謂，卻怎麼也停不住。許多損人不利己的事就這麼糊裏糊塗地做了出來，因此「至可憐愍者也衆生」——就成了釋迦牟尼的口頭語。

其實，凡聖所不同的就在於前者迷糊而隨境流轉，後者清明而超然物外。中國道家說了句很美的話「神仙無別法，只生歡喜不生愁」，和佛家的正受可以說有異曲同工的會意之妙。

這麼看來成佛豈不太尋常?的確，平常心就是道，最平凡的也就是最不平凡的。如今要這羣念念在「不平凡」上打轉的我們，收回「放心」，歸真返璞地做到「和光同塵」的平凡境界，真是談何容易!因此古人有云：「成佛作祖乃大丈夫行徑，非帝王將相之所能爲。」於是佛家就爲此提出了種種修行法門，諸如唸佛、止觀、參禪、觀想，等等。

懂得了這層道理，學佛修道的行者無論在日用行事或上坐用功時，才知道如何心平氣和地陶化這顆野馬塵埃之心。久而久之，他們自會「無事不登三寶殿」。再度出現時卻是「水月道場，空花梵行」的另一番景象了。

韋提希一語問出三藏十二部的重心所在——「思惟」、「正受」，世尊不禁破顏微笑，即時從口中放出五色寶光，灑照到頻婆娑羅王的頭頂。

這纔是真正的灌頂，記得引導我學禪的大師袁先生曾說：「諸佛菩薩隨時都在給我灌頂，我也時時給他們灌頂。」不明理的人聽了不是以瘋狂視之，就是迷信地想人非非。其實這是功夫境界，本身自性放出的光和如來的光，光光相照，不就是互相灌頂嗎?

這個時候，大王雖然被幽閉在禁室裏，「心眼」卻無障礙，遙遙地望見世尊，五體投地施以禮拜。見地、功夫自然增進，立刻修成了阿那含，進入了初禪之門。

平常打坐時心裏風起雲湧的妄想，乃至於妄想不起了，心裏還有一個「空」的「念頭」，這都屬於「心障」。

至於眼前黑洞洞的一片無明，就是「眼障」的緣故，如果用功到忘身，而進入非肉眼所見的清淨無邊之境，就是眼無障的一端。

我們所以不能成道，就因爲心、眼有障，如果心、眼障消就能見佛，也可以說是初人明心見性之門了。

# 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7）阿彌陀佛在哪裏

這時候世尊又對韋提希說：「你知道嗎?阿彌陀佛離此不遠。」

《阿彌陀經》上卻說：「從是西方，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，其土有佛號阿彌陀。」

這兩種說法哪一種纔對呢?對我們這羣凡夫俗子而言，阿彌陀佛無疑是遠在天邊。有朝一日乘上人造衛星，來個太空漫遊，也不見得能找到這西天的樂園。那麼世尊何以又對韋提希說「阿彌陀佛離此不遠」?這和某些宗教所說「道在我們心裏」是同一個口吻，也就是「道不遠人，人自遠道」的意思，只要我們心地上是一片淨土，阿彌陀佛自然顯現，要怎樣心地纔會是一片淨土呢?這就必須修持淨業了。

接着又說：「你現在留心看看『淨業』修成，生於彼岸的人們具備了些什麼條件，我概略地爲你介紹一下，也好讓後世想往生極樂的人們有個典範。」

通常我們一看到有人做了樁壞事，就會脫口而出，「造業!造業!」學佛之後，看到某人不太順眼，「業力深重」這頂帽子就送了出去。

其實學佛的也個個在造業，阿彌陀佛如果不是「業力深重」，西方樂園就不會出現。這話怎麼說呢?

我們再看看六祖——「衆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。這四弘誓願不也是一股強烈的業力?

其實「業」也就相當於事業之業，善的是善業，惡的是惡業；造業並不一定是「造孽」。人們不造善業就不可能成佛，成了佛不造善業就不可能普度衆生。

法藏比丘以一國王之尊，拋卻了榮華，離棄了富貴，動心忍性地行人所不能行，忍人所不能忍。成就了「爲天地立心」這至高無上的成就之後，又流露出「爲生民立命，爲萬世開太平」的偉大精神；立下四十八條大願，爲受苦受難的人們創建了一處非言語所能盡其美妙的樂園——極樂世界，廣攬天下同好，無條件供應各人精神或物質方面最美好的需求。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項豐功偉「業」。

這座樂園的大門永遠是敞開的，只要我們「淨業有成」，這片淨土即可呼之而來。

# 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8）淨業到底是什麼

「淨業」到底是什麼呢?

釋迦牟尼說：「要想往生，必須修行三福。首先要孝順父母，尊敬師長，慈心不殺，行持十善業。」

俗語說：「萬惡淫爲首，衆善孝爲先。」這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，而釋迦牟尼舉示學佛淨業的第一步恰好也是「孝、敬」，由於這個基礎觀唸的相同，因此佛教進人中國，一拍即合地融入大漢文化，而後再放射出中國佛教的絢麗光彩。

至於後世理學家攻擊佛教的首項罪狀「無父無君」，則不免使人有哭笑不得之感。

其次，要受持三皈——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具足衆戒，不犯威儀。

「戒」相當於中國《禮記》中的「禮」；佛家分劃得更詳盡，依各人修持程度而漸次分爲五戒、沙彌(尼)戒、比丘(尼)戒、菩薩戒等。

威儀則相當於中國儀禮之儀。

「最後，要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。」

在佛教界裏我們經常聽到「發心」這字眼，「發心」成爲佈施行善的代名詞。其實「發心」的正宗意義是「發菩提心」，也就是「發道心」的意思，除了自己的明心見性外，還希望並幫助每個人都求得無上大道而自在逍遙。講得明白點，我們可以說它是「自度度他」「悲智雙運」的大道。這是佛法的中心所在，也是佛法追求的目標。

至於大小乘佛法的理論基礎則建立於三世因果、六道輪迴上；儒道兩家也有這種觀念，所不同的是儒家的三世，乃謂「祖父、父親、兒子」這層人世間的三世關係而言，如《易經》上所說，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」。而佛道兩家則更徹底地探究到每一個生命的過去(前生)、現在(今生)、未來(來生)這一層的三世因果關係。

上面所講的三件事就叫做「淨業」，它們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三世諸佛淨業成就的主要原因。

如果我們說得廣泛些，一切修行的法門都包括在淨業當中，而淨業也可以說是學佛的目的。雖說佛門是片智慧的園地，但修行福德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環。修福所以重要，除了「普度衆生」這個原因外，「福」「智」二者相輔相成也是個重要因素。多一分智慧自然會多行一分善事，多增一分福德；多行一分善事，多增一份福德，也自然會多增一分智慧。道家對此有相同觀點，於是有修滿若干功德才能成某種仙的說法。

因此，如果我們見地、功夫尚未純熟，則不僅代表我們智慧資糧的欠缺，同時也代表我們福德資糧的不足。有鑑於此，我們應當力求懺悔，在「正心、誠意、修身、助人」上多多努力。

# 觀無量壽經大意（09）觀想西方極樂世界

釋迦牟尼接着對阿難及韋提希說：「你們注意用心聽，我現在爲未來一切煩惱衆生講說清淨業。韋提希問得真好，阿難，你要把這道理記住，並照着去做，將來好爲衆生們宣揚這修行要門。我現在教韋提希及未來一切衆生，看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因佛力的幫助，就好像照鏡子一樣清晰。看到那裏種種極其美妙的樂事，心中自然充滿歡喜，即時悟到無生法忍，而切斷妄念。你目前只是個凡夫，心裏摻雜了種種雜惡的想頭、習氣，因此無法得到天眼通，不能隨意看到想看的東西。諸佛如來經過修持，有特殊的能力所以能夠使你一飽眼福。」

韋提希就問：「世尊，如今我因佛力的加持，看到了淨土；但是如果您過世以後，那許多濁惡不善，受到八苦煎熬的衆生們，要怎麼樣才能見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?」

釋迦牟尼說：「你和其他衆生都應當專心繫念一處地想着西方淨土。」

「專心繫念一處」是修行作工夫的絕對指標。但這「一處」卻不是指某一固定處所，許多傳授觀想的都教人們把明點或其他佛像觀想在身上的某一部位，或者觀想在頭頂上的虛空。這種初步的辦法不能算錯，但卻只適合某一部分人；因爲各人生理、心理稟賦的不同，所以觀想處所的部位也因而不同。

普通人的觀想，固然要專心繫念於所觀想之處，但這一處卻不要擺在身內，也不要擺在身外。譬如觀想菩薩，只要意境上維繫着菩薩的影像就好，不要有意的把菩薩觀想在什麼部位。

現在釋迦牟尼要我們觀想西方極樂世界，對這未謀一面的樂園，我們從何想起呢?讓我們看看釋迦牟尼作何說法。

衆生們差不多個個都有眼睛，也都看過太陽，所以第一步釋迦牟尼要我們端身向西正坐，留心觀想一顆像懸鼓般將要下山的太陽，使心念就定在這影像上，在觀想這顆太陽的同時，難免心裏還有其他雜念出現，不要介意，也不要理會，只要儘可能使太陽的影像存留在心念上就好。久而久之，雜想越來越少，太陽影像就越來越清楚。最後不論開眼閉眼，這顆太陽都清清楚楚地呈現在心中。這就叫做「日想」，也就是「初觀」。

意念中的「日輪」生起後，就觀想而言只是「生起次第」，到這一步，還必須再把「日輪」乃至整個身、心都空掉，纔算進入「圓滿次第」。初觀成就了以後，下面的觀想就都輕而易舉了。

看到這淨土法門的第一關，我們可以一提戒律森嚴的律宗。律宗的首要宗旨，在於斷除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等五種惡習。在對治「睡欲」的戒律中很巧的，有一條是睡前必須諦觀日輪，進一步再使這顆日輪始終保持在睡夢中。這步功夫純熟了，睡覺時就頭腦清晰，不再迷迷糊糊地亂動念頭，如此，時間雖短，卻能得到充分的休息。

至於密宗，有部大日如來的經典《大日經》，所傳述的修法也是以「觀日」法門的原理爲主，配合性相的學理，再糅合一些當時印度的類似法門而成。除此，密宗還有「修明點」的方法。道家也有久視太陽的訣竅。

但是我們都很熟悉《金剛經》上的一句話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修道不是要去妄想的嗎?

何以各宗各派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這種「看光」的修持?因爲藉着「日輪」、「明點」的一點幻光，觀久了，定住之後，就會引發出我們本性的光明。到了這一地步，我們會覺得和光(非日、月等世間的光明)打成一片，「光即是我，我即是光」。

此時雖然我們和自性光明融爲一體，但要明白這片光明仍是一種現狀，是本性功能的一端，如果以爲這樣就算見到了我們圓明清淨的自性，那纔是大無明(無明如果就「事」而言：閉起眼睛黑洞洞的看不見東西；牆壁一擋，又看不見後面的東西。就「理」而言：凡是沒有悟道，沒有證覺菩提就叫無明)。

在進入經文「第二觀」之前，有一點要特別提起大家注意的，修習觀想的過程中常會有「眼通」的現象發生。初期還不是真神通，雖然有時能正確地預先見到將來的事情，也能清楚看到好久以前的故事，但這只是氣脈將通未通前在視覺方面所引發的特殊功能。如果沉湎在這一步境界，玩弄起這種小眼通，當然就無法「專心繫念一處」地繼續用功，無上道果又怎麼可能求得?因此，修觀想的用功到這一步，切要注意，必須戒除眼通，把眼前影像空掉。如果最初沒有辦法把眼前的影像空掉，最起碼必須守住「視若未睹」「置之不理」的原則。久而久之，幻相就會隨我們的心意而不見蹤跡。至於參禪的有所謂「佛來打佛，魔來打魔」，雖然不限於這層道理，但是和這個道理也有關係。

「日想」的初觀成就之後，下一步——第二觀是「水想」，第三觀是「地想」，第四觀是「樹想」，第五觀是「八功德水想」，第六觀是「總觀想」，第七觀是「華座想」，第八觀是「像想」，第九觀是「遍觀一切色身相」，第十觀是「觀觀世音菩薩真實色身相」，第十一觀是「觀大勢至色身相」，第十二觀是「普觀想」，第十三觀是「雜想觀」，第十四觀是「上輩(品)生想」，第十五觀是「中輩(品)生想」，第十六觀是「下輩(品)生想」。

只要「初觀」成就了，下面的這些觀想很容易就都能修成，因此細節不再多敘(可參考原文，並加智慧理解)。現在只就幾個重要的概念做個補充性的解說。

# 觀無量壽經大意（10）佛法的中心

第八觀裏有段經文：

「諸佛如來是法界身，入一切衆生心想中。是故汝等心想佛時，是心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隨形好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，是故應當一心繫念，諦觀彼佛，多陀阿伽度，阿羅訶。三藐三佛陀。」

這段話對那些以禪理標榜而藐視淨土爲迷信的人們，真可說是一記當頭棒喝。盲目唸佛而誣衊禪宗爲狂妄的人們，看了這些道理也該清醒清醒了。現在讓我們對這段話再作稍微詳細的討論。

「諸佛如來是法界身，入一切衆生心想中。」

法界身也就是法身，它無形無狀，很難用文詞解說明白，我們可以勉強說它「放之則彌六合」——擴充而言，它涵蓋了整個宇宙；「卷之則藏於密」——縮小而言，它就蘊藏在我們的心中。所以，「諸佛如來是法界身，入一切衆生心想中」。也可以說是「衆生皆有佛性」的另一個說法。我們由此對「信佛」「學佛」「唸佛」的「成佛」意義應該可以有更確切的領會了。

對於這一點，下面還有更進一步的說明。

「是故汝等心想佛時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隨形好，是心作佛。是心是佛。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，是故應當一心繫念，諦觀彼佛。」

「心、佛、衆生」三無差別的精神在這段話裏透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淨土和禪的差別在哪裏?很明顯的，釋迦牟尼對淨土「唸佛」法門的指示，是要我們「心想佛」「一心繫念，諦觀彼佛」。一般修習淨土非常用功的人們嘴上常掛着佛號，固然是很可喜的現象，但是必須切實檢點一番，唸佛時這顆心有沒有和佛相應，「心」裏是不是真「想」着佛?是不是有如「歷歷情人掛眼前」般「一心繫念」地有個佛的影子?如果不是這麼回事的話，那麼「是心」沒有「作佛」，「是心」不「是佛」，阿彌陀佛不會現前，極樂世界永遠在那遙遠的西天。

要想「是心作佛」「是心是佛」，登上如來寶座，那麼就照經上所說「一心繫念，諦觀彼佛」就行了嗎?

絕對不行，「一心繫念，諦觀彼佛」只是修「定」的要門。而佛法講求的是「定慧等持」，這「慧」力要如何修持呢?除了參研佛理外，還要靠善心、福德來培養。如果善心、功德不夠，就好比提煉的火候不夠，業力、習氣就無法徹底轉化。如此不僅慧力不夠精深，定力也無法穩固。

這也就是釋迦牟尼何以訶責小乘爲焦芽敗種的道理。因此，修成小乘極果——大阿羅漢後，經歷了八萬四千大劫還得再回心向大，發起大乘入世之心，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苦其心志」而後，才能進入「不生不滅」的如來之門。

所以，第十四觀裏說到「上品上生」必須發三種心——至誠心、深心、迴向發願心。也就是要「慈心不殺，具諸戒行；讀誦大乘方等經典；修行六念(唸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)；迴向發願(利世救人)，願生彼國」。

「具此功德，一日乃至七日，即得往生。」往生成就後，就了事了嗎?往生成就還只剛剛入門，入門之後還有一段大事因緣。且看經文：

「生彼國已，見佛色身，衆相具足，見諸菩薩，色相具足，光明寶林。演說妙法。聞已，即悟『無生法忍』，經須臾間，歷事諸佛，遍十方界，於諸佛前，次第受記，還至本國得『無量百千陀羅尼門』是名上品上生者」。

這纔是佛法的中心所在，淨土到此大致相當於禪宗所謂「一悟千悟」的大徹大悟。

至於密宗修觀想的朋友，對此也必須特別注意，佛像觀想成就了，千萬不可畫地自限，得少爲足。雖然觀想成就了，但是和佛法的中心可以說是兩回事。還必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如果沒有悟入「無生法忍」，沒有得到「無量百千陀羅尼門」，那麼始終還是佛門的門外漢，一切佛像、聖境也還只是妄想。

隨興說到這裏，大致可以對佛法「萬法歸宗」的宏偉氣象有個概略的交代。《觀無量壽經》雖說是淨土法門的揭示，相信對學禪、學密的人們也可以有所助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(1974年講於臺北奇巖精舍)